

明越坐在天恆集團會客室的沙發裡，手中握著一份收購合約和幾疊附件，整個人陰沉沉的，彷彿隨時都要爆發。

工作區的員工們紛紛透過玻璃牆看向裡面的小少爺，忍不住八卦起來——

「你們說，明少爺是來幹什麼的？」

「打架的唄，他哪次來天恆不是找樓總打架的。」

「打架幹麼到會客室啊，他倆平時不都是在停車場打的嗎？」

「哎哎哎，我聽說明優機械破產了，咱們天恆有意收購明優，小少爺莫不是為了這個事兒來找樓總的碴？」

正當這時，廊外的電梯忽然「叮」了一聲，眾人心照不宣地噤聲，紛紛低頭翻閱手中的檔，直到樓總筆挺的身影進入會客室後他們才重新抬頭。

他們本想繼續八卦，卻見會客室的電動窗簾徐徐闔上，明越很快便消失在眾人視野外。

明越蓄有一頭褐色的及肩鬈髮，平日裡束一半在腦後，細長的脖頸上時常佩一條墜有紅瑪瑙的頸鏈，垂眸斂眼時美得讓人挪不開眼——譬如現在。

然而這份美持續不到三秒。

明越憤然起身，直逼向門口的男子，將人抵在門板上，用力揪住他的衣領質問道：「樓時景，你什麼意思，收購我家公司也就罷了，為什麼還要收購我？」

他一邊說話一邊用合約拍對方的臉。

兩人身量相差無幾，樓時景凝視著這張近在咫尺的臉，眸光暗了暗。

明越的眼尾因怒意而微微泛紅，「平日裡能打能說，這會兒啞巴了？」

樓時景的五官凌厲，輪廓彷彿用雕刻刀細細削成，雙目銳利深邃，無論何時都是一副冷凝的神態，語調亦是冷淡沒有感情，「是和你結婚，不是收購你。」

明越忍住了掐死他的衝動，許久才從牙縫裡擠出一個字來，「滾！」

樓時景冷靜自持地掰開他的手，很快來到沙發前坐定：「這是兩家父母的決定。」

「都什麼年代了還父母的決定。」明越被他的話氣笑了，「你腦子是被裹腳布裹沒了嗎，包辦婚姻也能接受？我們家已經破產，你和我結婚撈不到半分好處，你是個奸商怎麼會做這種賠本的買賣？」

樓時景倚在沙發上優雅地蹠著腿，不言亦不語，明越忍耐多時的怒意被他這副狂傲的姿態激發，當即扔掉文件，握緊拳頭朝他臉頰揮去。

樓時景偏頭扣住他的手腕，「打人不打臉你不知道嗎？」

「你這張臉挨的打還少？」明越用另一隻拳頭砸過去，毫無例外又被桎梏了。

樓時景將他壓在沙發上，並將其雙手反剪於身後，動作乾脆俐落，和以往的每次交鋒如出一轍。

明越試圖起身，可後腰被人用膝蓋抵住，雙手也無法著力，整個人像條泥鰌似的扭來扭去，末了只能用嘴皮子炮轟，「姓樓的你給我鬆手，是個男人就和我單挑！」

樓時景盯著他的後頸，緊貼耳根的一顆黑痣赫然入目。

「咱倆現在不就是單挑麼。」語氣平淡，與他暗沉的眸光大相徑庭。

「你他……」明越按捺住怒火，語調稍顯柔和，「你就打算這麼對待你的結婚對象？還沒結婚就開始家暴了？」

鉗制他的手果然微微鬆懈下來，明越迅速起身，揚手往對方臉上招呼去，然而他沒料到對方居然不躲，即將刮上面頰的巴掌被迫停下，與那張稜角分明的臉只差毫釐。

明越很快便收手，轉過身時神色陰翳，「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羞辱我。」

樓時景盯著他的背影，不答反問：「怎麼羞辱你了？」

明越眸光閃動，語氣不似片刻前的咄咄逼人，倒是多了幾分懇求之意，「你已經收購明優了，我們的婚事可以取消嗎？」

「不可以。」樓時景語調淡漠，回答得果斷乾脆。

明越的身影微微僵住，連空氣也變得沉寂冷凝。

是啊，明家已經破產，他現在有什麼資格和樓時景討價還價？

半晌後，明越拿著那疊文件頭也不回地離開了。

會客室的門開了又合，明越大步流星地走向電梯口，很快，樓時景也出來了，神色一如既往地冷淡漠然。

果然又打架了。

安靜的八卦群因為這句話沸騰不止……

\* \* \*

明越坐上駕駛座，煩躁地揉了揉頭髮。

剛才和樓時景打架破壞了髮型，他索性摘掉髮圈，讓頭髮散落下來，身上的T恤也被揉皺，越看越不順眼。

「有病。」他不禁罵道，「一個搞房地產的，為什麼要收購生產機械的公司？樓家人真是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壞透了！」

他和樓時景不對盤了八年，渝城無人不知他倆之間王不見王，如今明氏被樓家收購也就罷了，樓時景居然還要和他結婚？

到底是樓時景瘋了還是世界瘋了？同性婚姻雖然合法，但用在他們倆身上就是違法的。

明越綁好安全帶，一腳踩在油門上迅速駛離停車場。

煦暖的風透過車窗拂在那張明豔張揚的臉上，明越將遮目的褐色鬈髮攏到耳後，所有不悅都溢於眼底。

天恆還沒正式收購明優，他得回去上班。

自打股東們陸續退股後明優就難以為繼，再加上國際市場狀況嚴峻，導致原本以國際市場為核心的明優日漸衰微，即使想轉戰國內市場也為時晚矣，不得不面臨破產的危機。

明越畢業後在公司只待了兩年，若說感情深厚那必然是假話，但他知道公司對於老頭兒而言有多重要。

可是老頭兒為什麼連親兒子也賣了呢？

明越心裡有氣，在公司獨自待到七點才離開。

初夏的夜晚十分涼爽，明越把車停在江邊的一家大排檔附近，點了一道菜，思考幾秒後又要了一手啤酒。

開車不喝酒的道理他懂，反正附近有旅館，隨便睡一晚就好，明家雖然破產了，但不至於連開房間的錢都拿不出來。

不多時老闆將香噴噴的蝦子送到他面前，裝蝦的容器是個心形不銹鋼盤子，一分為二，左邊是蒜蓉味，右邊是麻辣味。

明越開了幾瓶啤酒，然後戴上手套沉默地剝蝦。

放在桌上的手機不時彈出通訊軟體提示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老頭老太太發來的，與十幾通未接電話通知一起顯示在螢幕上。

他悶頭喝下整瓶啤酒，依舊澆不滅心中的憂愁和怒火，索性又喝下兩瓶。

很快，手機螢幕再度亮起，清脆的鈴聲響起，看著螢幕上顯示的聯絡人名稱，明越猶豫幾秒後摘掉手套接通了電話：「姊。」

「怎麼啦越越，媽媽說你有兩天沒回家了，電話不接，訊息也不回。」

「明家破產了。」明越一邊喝酒一邊回話，「老頭兒還把我賣給了樓家。」

電話那端沉默了幾秒，明穗暖如春風的聲音再度響起，「這事兒我略有耳聞，據說是樓家主動提出聯姻的？」

明越冷哼，「咱都破產了，什麼聯姻不聯姻的。樓時景就是想趁此機會報復我、羞辱我。」

明穗說道：「你若不同意就和樓家好好商量商量，想辦法讓樓家人主動鬆口，別和爸媽賭氣，好嗎？」

明越沉默著，一想起樓時景那副嘴臉就讓人生氣，很顯然，樓時景並不打算放過這個羞辱他的機會。

明越煩躁不堪，索性將話題一轉：「妳今天不上班嗎？」

「我剛起床，上午有一台重要的手術要做。」

「那妳快忙吧，我就不打擾妳了。」明越說完飛速掛斷了電話。

大排檔的生意很火爆，明越霸佔著最好的一張桌子吃了近兩個小時，直到一手啤酒全部下肚，他才暈沉沉地去結帳。

他臉上掛著兩坨薄紅，大紅外套斜斜披在身上，配上那頭及肩的鬈髮，張揚又跋扈。

亨瑞國際酒店——他循著手機定位蹣跚前行，四周的繁華在他眼中只剩重重疊影。

夜風拂過帶來幾絲涼意，淡雅的男士香水和啤酒氣息隨風四處飄散。

一手啤酒下肚後除了後知後覺的醉意還有尿意，他需要盡快趕到酒店然後開廁放水。

穿過前面的斑馬線就到酒店了，明越提著一口氣迅速前進，絲毫沒有意識到眼下正是紅燈，因此他的前腳剛邁出去，整個人就被攔腰拖走。

他憤然回頭，「別拉我！」快憋不住了……

拉他之人目光沉沉，面上帶著幾分薄怒，「就這麼想死嗎？」

這聲音莫名耳熟。

明越睜了睜眼，見來人是樓時景，當即嫌惡似的從對方懷裡掙出，「要你管！」

看他還想闖紅燈，樓時景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拽住他的胳膊直接將人拖走。

「你……」明越努力控制自己不爆粗口，「放開我！別碰我！」

樓時景的力氣很大，明越此刻是醉酒狀態，絲毫掙脫不了，只能不停嚷嚷說：「要打架改天打，你爺爺我喝多了，沒力氣！」

樓時景回頭看了他一眼，雙目深沉幽邃，無端給人一種壓迫感。

但是明越和他打了這麼多年，早已習慣他的臭臉，對此毫無懼色，「你要帶我去哪？殺我可以，侮辱我不行！我命令你鬆手你聽到沒有，是不是聽不懂中文，要不要我用英法雙語給你翻譯一遍？姓樓的……」

見對方不為所動，明越忍無可忍，咬牙道：「我要尿尿！」

樓時景啞然，周圍的空氣彷彿靜了幾秒，無數道異樣的視線齊刷刷落在兩人身上。

明越暈沉沉地放水，暈沉沉地洗完手，再暈沉沉地走出洗手間。

樓時景見他出來，下意識扶了一把，本以為對方會推開甚至罵他，誰料剛扣住那截纖細的手臂，小少爺就倒在了他的懷裡，清淡的男士香水味混著濃醇的酒氣，不知該說是好聞還是難聞。

「明越？」樓時景喚他卻未得回應。

公廁人來人往稍顯嘈雜，樓時景摟著他一動未動，靜默片刻後低頭看去，那雙濃密的睫羽覆在眼瞼上拉出兩片纖長的光影，為冷白的皮膚蒙上一層安靜的美感。

這張臉彷彿用筆描摹而成，每一道線條都清晰完美，挑不出任何毛病來。

唯一的缺點就是嘴太毒、脾氣太爆，不肯吃虧也不願低頭服軟，哪怕明越每次打架都占下風也從未見他告過饒。

幾分鐘之後，樓時景掏出手機打給助理，沉聲吩咐，「亨瑞國際酒店，開一間房。」

\*\*\*

明越進公司已經是翌日上午十點的事兒了，宿醉的感覺並未消散，他回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休息室沖個澡，順便將身上殘存著麻辣味和酒氣的衣服換掉。

明越褪去衣衫後站在花灑下，任由熱水沖刷著。

昨天的一手啤酒已經是他的極限了，記憶斷斷續續，彷彿毀損的影片般在腦海中浮現，似真似假、如夢如幻。

本以為樓時景的出現是個錯覺，直到他早上去酒店櫃檯查了下開房記錄才意識到，樓時景的出現是真真實實的，因為開房之人是陳禹——樓時景的私人助

理，若無樓時景的授意，他不會輕易開下這間房。

明越撩起濕濡的長髮立刻露出修長的脖頸，水珠緊貼著冷白的皮膚自脊柱滑落，最終匯於挺翹臀瓣的溝壑處。

這椿突如其來的婚事在他心中點燃一團暗火，根本無法用水澆滅，明越煩躁不安地洗完澡，一邊吹頭髮一邊嚼著麵包充饑。

辦公室的門被敲響，明越又咬下一塊麵包說道：「進來。」

「越越。」推門而入的是位年近五十的婦人，穿著一件繡繁花的香雲紗旗袍，十分優雅，「怎麼這個時候洗澡呀？」

明越放下吹風機和麵包，面色淡然，「媽，妳怎麼來公司了。」

虞錦姝緩步走來，接過桌上的吹風機替他吹頭髮，「你幾天沒理爸爸媽媽了，媽媽擔心你，所以才來公司瞧瞧。沒有打擾到你工作吧？」

「沒。」明越不自覺地斂去跋扈。

公司的員工剩不到百人，他每日來公司也不過是應付，沒有繁重的工作，更不存在被人打擾。

只是眼下最犯愁的還是資金問題，上個月員工的工資是他變賣掉手裡的兩台車才發出去的，本月天恆雖然要收購明優，但員工的工資還得由他們明家來發。

老頭兒負債累累，拿不出半分錢來維持如今苟延殘喘的局面，他手裡能轉的房和車也已盡數變賣折現，當真是窮途末路、山窮水盡了。

吹風機的聲音消失後，虞錦姝說道：「今晚回家吧，媽媽做好吃的給你。」

「不回。」明越一邊綁頭髮一邊回應著，又補充道：「晚上朋友請我喝酒呢。」

他大多數的「朋友」早在明家破產時就已離他而去，如今願意陪他喝酒的人寥寥無幾，這種蹩腳的謊言一說出來，連他自己都忍不住勾出一抹譏諷的笑。

虞錦姝眼眶驀地泛紅，「你爸這兩天血壓一直不降，他想你，想你回家陪他說說話。」

明越垂眸，良久後才淡聲開口，「哦，知道了。」

傍晚時，明越開車回到老宅。

家裡的傭人早被遣散，如今大小家務活都是由虞錦姝在操持，這位曾經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富太太如今不僅要親自下廚還得打掃。

明越看著廚房裡那道纖瘦的身影，鼻頭莫名發酸，他踢掉拖鞋曲膝坐在沙發上，眉頭緊鎖，似是在思索著什麼。

明武從書房出來時便見他把臉埋在腿間，身影孤寂又無助，然而明武當權威的大家長慣了，實在也不知道說什麼。

「越越、老明，吃飯了。」就在這時，虞錦姝端著兩個漂亮的瓷盤從廚房走出，對沙發上的父子說道。

今天的飯菜確實豐盛，四喜丸子、糖醋排骨、清蒸鱸魚、酸辣藕丁、油爆上海青，還有一碗奶油蘑菇湯，全是父子倆喜歡吃的。

因為婚事，明越有幾天沒理他爸了，如今父子倆見面似乎生疏了不少，虞錦

妹一直在做和事佬，明武瞅著兒子不說話，後者就悶頭吃飯。

直到碗裡的菜堆積如山時明越才訕訕開口，「媽，別夾了……」

虞錦姝笑了笑，「吃吧吃吧，幾天不見，你就瘦了一大圈兒。」

明武自顧自地舀了一碗奶油蘑菇湯，吹涼後遞給明越。

明越怔了怔不禁抬眼看向父親，見對方也在注視著自己，他不動聲色地垂下眼眸，片刻後捧著那碗湯一飲而盡。

微妙的氣氛似乎在這一刻得到緩和。

吃過晚飯，明越去廚房幫媽媽洗碗，卻在這時聽見門鈴聲響，他放下碗筷洗淨雙手，這才走出客廳打開鏤花鐵門。

來人是郵差，公司眼下還未正式申請破產，但各大銀行已經迫不及待地向法院提起了訴訟，所以隔三差五便會收到法院的傳票。

明家負債累累，如果不賣掉公司，恐怕他爸早就被逼得跳樓自盡了，而且用不了多久這所老宅也會被法院收回。

明越腳步沉沉地回到客廳，腦海裡思緒紊亂不堪。

他還年輕，能去別的公司謀生計，可他不確定自己將來的薪水能否讓父母享福，更何況媽媽從未吃過苦，如今僅看她做些家務便心疼不已，哪還能讓她出去工作呢？

和虞錦姝洗完碗之後明越就回到了臥室，他躺在床上思考了許久，而後拿起手機，準備翻開通訊錄聯繫樓時景。

但很快，滑動螢幕的手指頓住了一—

他和樓時景雖然相識八年，但彼此從未留過任何聯繫方式，每次想找樓時景出氣時他就會堵在對方經常出現的地方，其中天恆集團便是他常去之地。

明越抱著手機發了會兒呆，隨即打開電腦，思忖許久後敲下了一份協議書。

\*\*\*

翌日中午，明越從公司出發，開車前往天恆集團，兩人照舊在會客室裡見面，與上次不同的是桌上多了兩杯咖啡。

會客室裡針落可聞，最終還是明越主動打破了這份僵局，「關於婚事，咱倆可否商議一下。」

樓時景掀了掀眼皮，目不轉睛地看著他。

兩天前還氣焰囂張、不可一世的明少爺，此刻居然低眉順眼地和他說「商議」？樓時景若有所思，但很快便恢復如初。

明越摸不透這個男人在想什麼，心裡忽然沒了信心。

片刻後，樓時景舉杯飲下兩口冰美式，淡聲應道：「好。」

明越迎著他充滿壓迫感的視線，將手裡的協議書推到他身前，「我想說的都在上面，你看看吧。」

樓時景拿起協議書輕描淡寫地掃了幾眼，素來冷若冰霜的面上終於出現了幾分異樣的情緒，只因為紙上內容為—

因雙方非自願結婚，故而擬定以下協議：

一、婚姻期限為三年，三年期滿，好聚好散。  
二、明越先生入贅樓家，不收取分毫聘禮，唯願樓家施以援手，保住明氏祖宅。

三、婚姻期間內，樓時景先生和明越先生不得干預對方的私生活。

四、室內禁止吸煙。

五、離婚時明越先生淨身出戶，不會分割樓時景先生的任何財產。

以上協議需雙方共同履行，自簽字之日起生效。

明越已經在右下方簽上了自己的名字，並附以手印。

樓時景目光沉沉，良久後抬眼，「還有沒有要補充的？」

明越頓了頓問：「什麼時候收購明優？」

「訂婚之後。」

見他斂眸不語，樓時景當即從胸前的口袋裡摸出鋼筆，遒勁瀟灑的簽名字很快便落在了紙頁上。

明越眉梢緊擰，神色有點異樣。

樓時景將協議書遞回他手裡，「字我簽了。」

牆壁上的時鐘緩慢行走著，在寂靜無聲的會客室內尤為清晰，素來針鋒相對的兩人俱在此時沉默下來，氣氛詭異而又凝重。

樓時景注視著這個嘴毒脾氣烈的小少爺，正打算開口說些什麼，卻見對方摸出手機淡漠地說道：「前天晚上的房費，我還給你。」

樓時景看了他一眼，旋即打開通訊軟體，「不加個好友嗎？」